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四十五　北史五十七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子臺卿　房謨 子恭懿

張纂　張亮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彦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子慈明另見　郎基子茂

孫搴字彦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太保崔光引脩國史歴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知也會西征登鳳陵

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畧共作檄文皆
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
色安然援筆立就文甚美神武大悦即署相府主簿專
典文筆又能通解畢語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
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語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
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搴為致言乃
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為
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所

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温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帳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搴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左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沒神武命求一好代者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中闇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軍國

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七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氊元康於氊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

一之為甚況常邪神武自是懲忿時或恚撻即命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謂元康曰暹若杖不須見于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他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當得百杖乃捨之文襄入補居鄴崔暹

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為神武待遇
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乆語文襄立門外待之
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
子婦范陽盧道虞女沒官神武啓賜元康為妻元康地
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
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
勝紀責貿交易遍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
敗西師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

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
時不可失必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
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
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
文襄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
不瞑目諸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殂祕不發喪唯元
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
教數十紙留付段韶趙彥深後以次行之封昌國縣公

以從嘉名侯景叛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有上負神明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近使人餉金致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

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
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
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
潁川亦發衆軍既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
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以為未可
　魏書載元康為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王若受
　命置宮僚元康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
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

既貪貨賄文襄内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蒼頭蘭固成掌厨

蘭固成即蘭京也詳見京傳

因進食殺文襄元康抱文襄

北齊書曰元康以身扞禦

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與祖珽陳權宜至夜終年四十三時楊愔

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厠庫直紇奚捨樂捍
京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蒼頭薛豐洛率宰人持
薪赴難乃擒京等時秘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宅中託
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文穆元康
卒後母李氏哀感而終贈廣宗郡君謚貞昭子善藏嗣
北齊書曰元康弟季璩官冀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
季璩守節不從因遇害贈衛尉卿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父慈度繁時令弼幼聰敏家

貧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荅如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揩寛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才澄深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雍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征卤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遷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仁恕遠近稱之

册府元龜曰時天下多難盜賊充斥徵召兵役多亡

朝廷患之令軍人所齎戎具道别車載又令邑令自送軍所時光州所送一時散亡惟暹所送不動他境叛兵咸來攻刼若與偕去暹率所領格戰終莫肯從遂達軍所其得人心如是

暹父在鄉為賊所害暹居喪六年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暹監軍及泰失利自殺暹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

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承問容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讀署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諱杖於前暹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眾目擊人瞋乃復牽經引礼耶叱令出暹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爾朱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暹以在位文武不廉言之神武神武曰暹來

我語爾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方討外寇內賊指掠奪百姓諸勳貴也神武不荅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夾道列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乃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

剌爾猶喪膽況諸勳貴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卭山軍命為露布弼即書縑曾不起草嘗奉使詣闕魏孝静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為一為異弼曰正是一理

北齊載孝静又問曰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為一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言二

又問曰說者皆言法性寛佛性陿如何弼曰在寛成寛

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狹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為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寬以為寬非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能雖異能成恒一孝靜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恒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

魏書載弼表曰竊惟道德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寔衆

流江海乃羣藝本根臣少覽經書偏所篤好雖從役
軍府不捨遊息鑽味既久如有所見比之前注微異
舊說輕以管窺有慚運斤本欲止於門内貽厥童蒙
兼以近資愚鄙私備忘闕不悟姑射凝神汾陽流照
春末奉旨猥蒙埀誘今上所注老子謹冐封呈并序
如别詔荅曰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新注所得
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延閣册府
元龜曰又上一本于神武一本于文襄

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
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
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廐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為
贈又令陳政要可為鑒誡者弼曰國家大務莫過刑賞
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服一事得衷
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
破蕭淵明迴破侯景於渦陽魏孝靜帝集名僧於顯陽
殿講說佛理敕弼升獅子坐莫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

孔門則何如也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擒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不識大小不度强弱有此三敝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强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若順而不大夫而不强强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明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仍長史進爵為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為及受命以預定策功

北齊書曰顯祖將受禪自晉陽至平城都命弼與司
空司馬子如馳驛先入觀察物情
遷衛尉卿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邵以為人死
還生恐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
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邵云聖人設教本由勸
奬故懼以將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
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
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

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
北齊書載邵曰死之言澌精神盡也弼曰此之言澌
如射箭盡手中盡也小雅曰無草不死動植雖殊亦
此之類無情之卉而得還生含靈之物何妨再造若
云草死猶有種則人死亦有識
邵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
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
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令全無

之將焉適邵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琊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

北齊書載邵又曰鷹化為鳩鼠變為鴽皆生之類類化而相生猶光去此燭復燃彼燭琊曰鷹未化鳩鳩有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燃彼燭神去此形亦托彼形又何惑哉

其後別與邵書前後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文多不載
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為家客告弼謀反寀察無實
久乃見原因此絶朝見復坐他事徙臨海鎮時楚州人
東方白頟謀反鎮為賊帥張緯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
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
弼所在清靜廉節吏民懷之躭好玄理老而彌篤注莊
子惠施篇幷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
直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

議猶有諫言

詳見徐之才傳但前既云預定策功此復云猶有諫言且先勸神武受禪者誰也令讀史者何所適從

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為譏已高德正居要又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恨之數言其短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内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帝因飲酒積其倩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

不及子擬等皆分徙乾明初並得還鄴武平元年贈驃騎大將軍謚文肅擬有幹局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弟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黄門侍郎脩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彦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垂越聽者以為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

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

是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脩國史拜著作

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

世

房謨

内人諸姓有屋引氏魏孝文改房氏

字敬放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

沉深内敏正光末歷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

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峥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為謨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至幽州南為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爾朱榮啓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誅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為都督敏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畧及京都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遥

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淇乘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其結愛人心如此爾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為東北道行臺及爾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為降首謨以受眷爾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州太守魏孝武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頻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使遣一

使下自催勸朝廷從之徵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
賞遇謨悉心力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
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為房字付之神武攻關右以謨
還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摠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
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
幾出為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
犯必知雖號細密士民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
彭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境歡悅謨為政如在瑕丘

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饑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敘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民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

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後徐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夸咸來歸服謨常以已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贈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時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境內卒於州州府相帥

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平陽廉景孫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先獻武王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

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列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哉哉因上言房謨鄭述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窮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孝靜許之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

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迥謀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為新豐令政冠三輔帝聞之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以賑貧民帝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帝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之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帝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為勸勵之首以為上天宗庙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今即拜為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

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乃尉遲迥之黨咸愷曲相舉薦帝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免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等為别使遇見輒令開門内之分寄民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

神武聞而善之纂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初事爾朱兆兆奔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散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己首降皆不忍兆乃自縊於樹亮因伏屍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府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常在神武左右遷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

河陽周文於上流放火舟欲焚河橋亮乃備小船百餘皆載長鎖鎖頭施釘火舟將至即馳小舟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舟不得及橋橋全亮之計也後自太中大夫拜幽州刺史薛璥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數月驗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寶初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徐遠

廣寧人為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鄴邑大火城人之産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少貞謹韓軌為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挂網者百餘人惟曜以清白免天保初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須火至面識門乃可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

欲郊郅君章也乃使曜前開門然後入嗟賞之賜以錦綵大寧初遷秘書監曜歴事累世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禄賜輙散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彦深嘗請之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繆邪曜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言事惡者可自戒善者可庶幾故勵已温尋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元年奏事暴疾仆於御前武成下坐臨視呼不應泣曰失我良臣旬日卒贈

尚書右僕射謚貞簡

王峻字巒嵩高靈丘人明悟有幹略歷事神武文襄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賊數為民患峻至州遠設升候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朝貢遂絶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絶眾然主菴羅辰東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没

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武平初卒於侍中

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

榮與周文相知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

往周文留基不遣後逃歸

本史周太祖本紀云基言太祖雄傑請齊神武乘其

未定滅之尤為卓見

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歛然性和直吏民

不甚怨苦後為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統善騎射愛大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楊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統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以此言之右衽應統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

馬與和中文襄召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淫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豎力薄故臣得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首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愔崔季舒逃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翻見屠戮曠

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舍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往來必相影響南北冦邊宜為之備已果驗五年陳人冦淮南封輔相議伐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冦乘弊而來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以仁義鼓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

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

敬顯儁陽太平人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歴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内多歴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兖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賜史陸駿將表劾之長瑜以貨求和士開士開乃以畫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武成大悦駿表尋至遂不問遷合州刺史陷於陳卒子德亮齊亡後負父屍歸隋開皇中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遠燕郡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騎馬為業兼習弓矢性巧夜則胡晝以供衣食俄尒爾

朱榮

北齊書載鑒謂其鄉親曰并州戎馬之地爾朱命世之雄杖義問罪令也其時遂相率奔榮晉陽因陳靖亂安民之策

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兵信都鑒棄州自歸

北齊書載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

即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平縣伯遷懐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防西軍從之尋西魏將楊摽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伏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泉湧溢合城取足揚

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標敗去以功進開府
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
境内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
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令作樂河清二
年重拜懐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
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
然後卒於都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

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材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遇害事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及從征奚鹵黄門侍郎表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為剳配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承受敏速自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諫占對如響或御前簡閲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唱官名

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為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上啓太后云邕一人當千仍別賜錢綵邕非惟強濟明辯亦善揣上意故委任稱重帝嘗白太后云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與卿共弊除兼給事黃門中書舍人帝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

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薦主書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寔不可得所以遂停帝或切責侍臣云爾等不堪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途聞鹵將逼邕斟酌事宜改敕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曰若非因

酒行戮雖族諸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人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為疲弊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大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備機急之用並從之未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謂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臨州者以卿舊勳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召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強公事甚理尋

遷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被劾除名久之以

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

談藪曰邕嘗問諸省官卿等可各道本州寶物至陽

玠邕問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寶對曰刺史嚴明文

武奉法此幽州之寶邕有愧色

周師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

那肱譖之由是被疏七年車駕將幸晉陽敕斛律孝卿

總騎兵事多自決邕恃舊一旦為孝卿所輕欝快形辭

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歸鄴邕懼邪肱諧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多婁敬顯等樹安德王延宗為帝尋降周少子君德因此伏法周累遷邕至鳳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性識明敏在齊一代典執兵機是以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末府藏漸虛邕支度取捨大有稱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

及左丞彈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

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河清二年累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疋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經二十餘日賊退敕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建敕以便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建雖無他才伎勤於在公以温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都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

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六世孫五世祖則常山王遵也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宗人濟陰王元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嘗大會賓客時有人初將何遜集入洛為諸賢賛賞河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暉業曰我家千里駒如何邵云此殆古來未有後除太

尉東閤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
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受中
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愔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
斯人後忽中旨幽執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
幸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
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
密及踐除中書侍郎參軍國大事帝大漸與平秦王歸
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遇轉

隆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

詔賜姓高氏籍屬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祀

北齊書無廟祀二字

再遷尚書左僕射仍侍中文遙歷事三王明達世務每

臨軒大集多令宣勅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

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音所重齊因魏宰

縣多用厮濫士流皆起居之文遙以縣令為字人之本

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敕用之猶恐其

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猷宣旨唱左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如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季孟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下初文遙自洛還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以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與之及貴此人尚在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加慰撫還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主嗣位趙郡王猷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

亦參其議敬見殺文遥出為西兖州刺史詰士開別士開曰我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為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勲下大夫隋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遥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

曰微有所知是大弟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荅
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
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平原人本名隱避齊廟諱以字行父奉伯
仕魏位中書舍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
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知人此子當必遠
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離交游為雅論所歸服
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

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肖舍隱
靴無氊衣帽穿獘子如給之用為尚書令史神武在晉
陽索二史子如舉彦深後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
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
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
孫騰曰彦深小心恭慎曠古絕倫及神武殂祕之文襄
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委彦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
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旣而內外寧

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國縣伯從征頴川時引水灌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諭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彥深曰我昨夜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其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

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政尚恩信吏民懷之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累遷尚書令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兖州刺史四年徵為司徒七年六月暴疾卒時年七十彦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凡諸選舉先令

欽定四庫全書

銓定提奬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齒也孝昭既

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彦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

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彦深有語晞以告

彦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巳未嘗以

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

金石録載傅氏碑云諱華清河貝丘人為女侍中侍

中本後宫嬪御之職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

雅有操識彦深三歲母便孀居家人欲令改適自誓以

死彦深五歲母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彦深泣曰若天哀務兒大當仰報母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彦深有七子仲將知多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似相輕易欲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位給事黃門侍郎

隋開皇中終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彦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斷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赫連子悦字士欣夏主赫連勃勃後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徐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悦云臨水武安去郡遙遠山領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

覺損幹悅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天保中為楊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於農作子悅至乃命以時開閉吏民便之累遷鄭州刺史

北齊書曰時新經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户口益增

政為天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詔許之加開府歷行北豫州事

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
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
是徐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王馮弘後父靈紹尚
書郎太中大夫子琮性識聰敏為外祖榮陽鄭伯猷所
異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
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
詔子琮觀其形勢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武成

胡后子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唇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後主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成帝怪其不宏麗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敦儉以示萬邦兼此宮北連天闕不宜崇峻帝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

爭異同署無降下大爲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祕
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故事並祕不舉
喪至尊年少恐王公貳欲追集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
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
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荅曰大行神武之子
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
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比且公不
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

他變及發袁元文遙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說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别駕齊安王廓納子琮長女為妃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㪕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

北齊興亡論曰和士開與馮子琮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山積

守宰除授先安錢帛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

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隣增脩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至龍門周有移書别須籌議詔子琮傳乘赴軍與周將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内附後主以為子琮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後還彌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時内外除授多由是開奏擬子琮既持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媼勢

震天下太后與結姊妹而士開於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媼及開士因廢帝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呂芬就内省以弓弦絞殺之使内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

三國典畧曰子琮所乘之馬曳轠而走以頭叩之狀如號哭

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乃哭子琮

微有識鑒頗慕存公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
公為深交縱其子弟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
列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
李脩伯李子希滎陽鄭廷堅並其女婿皆至超遷其驕
縱如此祖廷先與子琮有隙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此
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
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齊天保四年除海

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

徹攻圍海西基固守

北齊書曰基固守百餘日軍粮戎仗俱盡

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

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

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

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慼

俱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西界與

周接境因侯景背叛東西分隔士人仍緣姻舊私相貿易而正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檢格條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料處自非極刑一皆決於積年留滯案狀數日中剖判咸盡尋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疏獄訟清靜基性清慎無所營求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顧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

荅云觀過知人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恵樞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刺史元嶷目之云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子茂字慰之少敏慧十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授三傳羣

言至忘寢食家中恐成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
隋書曰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奉詔於祕書
省刊定載籍
歷保城令有能名周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
曹屬隋文為亳州揔管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隋
文從容謂茂曰人主所為感天地動神明而象經多亂
法何以致治茂竊嘆曰此言非常人所及陰自結納隋
文亦親禮之及為丞相以書召茂言及疇昔甚歡授衛

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曰長史言衛國名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乃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以義遂相

親睦稱為友怫閑皇中累遷户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
蘓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荅者乃云管内
無五品家不相應領數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
贍茂以為繫紆不急皆奏罷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
退田品官左貶
隋書左貶作年老
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
稱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政理為世

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廷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百段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

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同隸白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隴賦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

北齊書曰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兖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朝夕遊處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

釋巾太學博士累遷雎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
疆場之和文襄輔政降書褒奬云以卿家世忠純奕
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
宜最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遷歸鄉里侍
父疾竟不入朝父喪沉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
辟緯稱疾不動五子璹玘璞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
稱
北齊書曰宋繪燉煌効穀人少勤學多所博覽好選

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刋正異同撰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並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强記而天性恍惚晚又遇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

論曰孫搴入幕未久倉卒致斃神武以情寄之重義切折肱若不惜才何以成夫王業元康以知能才幹委質

霸朝綢繆帷幄任寄為重及之無苟免卒至殉義可謂
得其地馬杜弼識學甄明發言讜正禪代之際先起異
圖主怒未終卒蒙顯戮直多言矣能無及於此乎房謨
忠勤之操始終若一恭懿循良之風可謂世有人矣張
纂張亮張曜王峻王紘等並事霸朝申其力用皆有齊
良臣也伯德慟哭伏屍靈光拒關駐驆有古人風焉顯
儁明遠文武驅馳盡其知力不遑寧處可謂德以稱位
能以稱官道和爰從霸府以終末路四十餘載典琮兵機

識用閑明甚為朝臣所服及後主奔逭莫知所之首賛
延宗以從權變既而晉陽傾覆運極途窮還鄴則義隔
德昌死事則情乖舊主雖復全生握節豈比背叛之流
歟
以死事為可已不可為訓
夫縣宰之寄綿歷古今親人任功莫尚如此漢氏官人
尚書郎出宰百里晉朝設法不宰縣不得為郎皆所以
責方城之職重臨民之要後魏令長多選舊令史為之

故搢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圖未改文進韋斯
流弊弘之在人固為美矣司徒器度沉遠有宰臣之量
始從文吏終致臺輔出内有常夷險若一而世人比之
胡廣機其不能延爭然古稱見幾而作又曰相時而動
若時有開悟或可希舜一功而終遇姦回便恐舟壑俱
運斯蓋趙公之志也

以容身為得計亦不可為訓

子悅牧宰流譽子琮簿領見知及居藻鏡俱稱尸祿馮

溺於賭貨於斯為甚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矣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四十三